



塞外奇侠传

梁羽生著

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主编

塞外奇侠传

梁羽生 著

下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·北京

责任编辑 徐纪民
封面设计 季源业
插图 季源业

塞外奇侠传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单太仆寺街 39 号)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.32 印张:14.5 字数:30 万

1988 年 2 月第一版 198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,000 册

ISBN7 5040 0052-3 I·52 定价:6.50 元

三、冰魄寒光剑

·	横跨昆仑来绝域	(261)
二	藏身冰谷遇奇人	(274)
三	魔鬼城中闻玉笛	(287)
四	寒冰窟里见奇珍	(297)
五	布达拉宫参活佛	(319)
六	珠峰脚下遇奇人	(332)
七	古堡深宵龙虎斗	(346)
八	王宫异事露阴谋	(368)
九	冰弹玉剑伏魔头	(380)
十	幽谷寒泉困豪杰	(398)
十一	华堂武士拚生死	(413)
十二	洞房红烛结鸳鸯	(429)

班建侯称他“老弟”

那新来的马车夫请了个安，淡淡说道：“是。我回来已经有三天了。班大人，你好。”

班建侯道：“好。我们都在挂念你呢。可惜麻三爷死了。他得的是什么病了？”

马车夫道：“听说是绞肠痧，御医请来，已经断气。监时找不到适当的人，王爷叫我替他。”

班建侯道：“我已经知道了。王爷派来通知我的人刚刚才走。”说罢回过头对鲁世雄笑道：“麻三爷是天亮时候死的，王爷叫孟老弟来接你，大约来不及另外派人通知你了。你们没有发生误会吧？”

鲁世雄甚是尴尬，说道：“没有。”马车夫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郡马倒是很懂规矩的。”鲁世雄见他没有拆穿自己点他穴道之事，心里倒是不禁有点感激，想道：“幸亏他给我保全了颜面。”要知这件事情说出来虽不紧要，因为鲁世雄可以用“不知不罪”的理由来辩解，但一个堂堂的郡马给马车夫制服，说出去总是笑话。

班建侯道：“你们两个都是稳重的人，我也料想你们不至于发生误会的。不过我因为孟老弟是第一次到研经院来，又是第一次和郡马一起办事，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，是以出来看看。现在看到你们依时来到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班建侯以御林军副统领兼研经院事务主持人的身份，口口声声称这新来的马车夫作“老弟”，把他给鲁世雄驾车的事情说成是“和郡马一起办事”，对这马车夫的尊敬当真可以算得是无以复加，但这马车夫却毫无自得的神气，好像这是“礼所应当”。只有鲁世雄暗暗吃惊，心道：“幸亏我没有更多的得罪他。”

马车夫道：“多谢班大人。没有事情了吧？我回去了。”

班建侯道：“请替我秉告王爷。院中有点小事，如果他这两天抽得出空闲的时间，就请他过来一下。”马车夫应了一个“是”字，便即上车。班建侯挥手说道：“过两天我再替你接风。”

马车夫走后，鲁世雄与班建侯一同进院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？我以前好像没有见过。”

班建侯道：“他是王爷最宠爱的家将。以前王爷最亲信的心腹是飞凤的父亲，他老人家阵亡之后就是这位老弟了，这位老弟姓孟名中还，说起还是你死去的岳丈临终之时向王爷保荐的呢。五年前正当你来到王府之前的一个月，王爷派他到蒙古办事，现在才回家，你当然是没有见过他了。”

留有潜龙标记的暗杀案

鲁世雄听了，大为尴尬，歉然说道：“这，这未免太委屈

他了！叫他给我驾车，我却又如何当得起？”

班建侯笑道：“研经院是不能随便让人来的。每天给你驾车的这个差事也很重要呢！王爷如此安排，一定是经过再三考虑的，你无须心有不安。再说你是郡马的身份，他虽然是得宠的家将，也总还是要把你当作主子的。只要你对他表示一点尊敬，他是认得大体的人，我想他也不会感到委屈的。”

鲁世雄稍稍减了心中的不安，但另一个疑团却又升起：“这个姓孟的家伙既然是飞凤爹爹所保荐的人，王爷又对他十分赏识，何以飞凤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他？”想起这几年来夫妻虽然还算恩爱，但两人之间总似还有一屈隔阂，这种“貌合神离”的滋味，他自己心里感觉得到，却是说不出来。想至此处，心里不由得暗暗叹口气。

班建侯说道：“听说潜龙最近又在大都出现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鲁世雄吃了一惊道：“可有人见过？”

班建侯笑道：“还是像过去几次那样，只是传闻而已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不过，这次的传闻却多点根据，你还记得那两个帮助你杀了‘杨老板’的人吗？”

鲁世雄道：“那两个人怎么样了？”

班建侯道：“给人暗杀了。那人杀了他们之后，就用他们的血在墙壁上画一条龙。”

鲁世雄道：“哦，有这样的事情，我还未知道呢。”

班建侯道：“这也是昨晚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猜想壁上所画的那条龙想必是‘潜龙’所留下的记号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别人冒用‘潜龙’的标记。不过，总是不可不防。因此，我揣度王爷的用意，他派遣孟中还给你驾车，这是要多用一个得力

的人来保护你的。郡马，你虽然武艺高强，但那潜龙神出鬼没，你若单独碰上了他，王爷和我都是难以放心。有孟中还和你一起，那就不怕潜龙了。”

鲁世雄道：“多谢王爷和班大人爱护之意。”心里暗笑：“今早在他给我用布袋蒙头的那一刹那，我还怀疑他就是潜龙呢！”

班建侯事务繁忙，和他说了“潜龙”这件新闻，就不再陪他了。鲁世雄按照院中规矩，在宫娥服侍之下换过衣裳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过去，他一进入房间，便会拆开书桌上留给他的图解，全副精神便放在穴道铜人的图解上，但今天却是心绪不宁，无心研究。

陈搏的内功心法

鲁世雄虽然知道这新来的马车夫不是“潜龙”，但想起他对自己的古怪举动，尤其在初见面时他那冷若寒冰的目光，好像是充满了敌意，鲁世雄的心里仍是不能免于疑虑：“是他生性如此，对任何人都这样冰冷，还是单独对我如此呢？”鲁世雄心想。

另一件令得鲁世雄心里不安的是，他以为王爷已经对他十分信任，应当是无话不可谈的了，但这个新来的马车夫，他听了班建侯刚才所说，才知道他是王爷最宠爱的家将，“王爷为什么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人？”而且，“飞凤是我的妻子，这人是她爹爹推荐的，她为什么从没有提过？”

鲁世雄百思莫解，呆坐了半个时辰，这才把班建侯隔晚

留在他的书案上的函件打开，打开一看，鲁世雄不由得意外的惊喜起来。

这五年来，他每天研究的都是穴道铜人的图解，他以为班建侯今天留给他的将是一张新的图解，因为旧的那张“手少阳经脉图解”，他花了一年的心血，刚刚得出研究的结果，接下去应该是“足少阳经脉图解”的。那知打开来一看，班建侯留给他的，却是陈搏的一篇内功心法。

穴道铜人的图解十分深奥，倘若先对陈搏的内功尽法下了功夫，对上乘的内功学理有了一定造诣之后，回过头来再研究穴道铜人图解，或者双管齐下的研究，那就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这个道理鲁世雄也曾经和班建侯说过，班建侯当时没有说什么，事后并不照办，鲁世雄怕他起疑，以后就不敢再提，想不到几年之后，班建侯都照他的意思做了。虽然这只是陈搏十三篇内功心法中的一篇，但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。

“从这件事情看来，王爷和班建侯还是信任我的！”鲁世雄心中一喜，就把对这马车夫的疑虑暂时搁之脑后了。

他把全副精神放在新获得的这张内功心法上，殚精竭智，反覆琢磨，不知不觉已是到了黄昏时分，是应该回家的时候了。

此时他正在思索到一个关键的问题，若是想通了这个问题，这篇内功心法的秘奥就可以迎刃而解。

于是，鲁世雄叫他的卫士出去告诉那个马车夫，他要迟一个时辰方始回家。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曾经有过几次的，甚至在研经院中过夜也曾经有过，因为院中的文件是不能带回家去研究的，若是到了关键的时候，缺少参考的典籍，而又

中断思路的话，第二日继续研究，那就要艰难得多了。这样的事情以前有过，不过，今天却是新马车夫“上任”的第一天，鲁世雄在豁然贯通之后，方才蓦地想起。

独孤飞凤面色有异

此时已是天将入黑的时分，鲁世雄走出院子，只见马车停在那儿，新来的马车夫却是不见。鲁世雄惴惴不安，心中想道：“难道是他发了气走了？”

卫士说道：“孟大哥赌钱去了，和弟兄们闹得正欢呢，我替你找他去。”院中共有四个卫士，去找马车夫的那个卫士是他们之中资格最老的一个。

鲁世雄有点纳罕，说道：“这位孟大哥冷口冷面，却和你们很合得来么？”王爷的手下，对等级的分别是很注重的，鲁世雄心想：“姓孟的这个家伙，可以和班建侯称兄道弟，却怎的肯自贬身份和卫士一起厮混？”

一个也是资格很老的卫士答道：“孟大哥是一个很和气的人呀，郡马怎么说他冷口冷面？他对我们从来不摆架子的。以前我们在王府执役，常常和他赌钱，但他到研经院来，这还是第一次，郡马今晚迟一个时辰回家，所以一班老朋友就趁此机会邀他相叙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孟中还走来，后面几个卫士扬手叫道：“孟大哥，明天早些来，咱们赌个尽兴。”

孟中还见了鲁世雄，顿时又换上了一副冰冷的面孔，鲁世雄歉说：“孟大哥，对不住，劳你久候了。”孟中还淡淡说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们做下人的本来是伺候人的。上车吧！”鲁世

雄碰了一个软钉子，不敢多说，自己套上布袋，便上马车。

鲁世雄在车行途中温习了一遍今日的心得，暗自想道：“姓孟的你别神气，总有一天我的武功会高明过你。”原来他今日所研究的这篇内功心法，其中就有一个运气的法门，可以在被擒之后用收缩肌肉的功夫滑脱对方的掌握，乘机反袭敌人。“如果我现在和你较量，虽然还是打不过你，但总不至于给你那么轻易的就抛上了马车了。”鲁世雄心想。

回到了郡马府，又有一件稍稍出乎鲁世雄意料的事情——独孤飞凤在门前等着他。鲁世雄从前几次迟归，妻子都未曾有过倚门盼望的。

鲁世雄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我今晚回家迟了，但却给你带了一位熟人来啦。”独孤飞凤面色有点苍白，听了鲁世雄的说话，这才把目光缓缓的向那新来的马车夫投射过去。

孟上前行了个礼，说道：“参见格格，贺喜格格。格格大婚，小人还没有送礼呢。”

独孤飞凤强自抑制，可是在月光之下，面色却是越发显得苍白了，当下“嗯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几年来在什么地方？可成家了没有？”

难道他们有什么私情

孟中还淡淡说道：“小人这几年来都在蒙古，颠连大漠，异域穷荒，能保得余生归来已是万幸，那还顾得了成家立室。”鲁世雄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原来他这几年来都在蒙古，这倒要更加小心提防他了。”

独孤飞凤半晌不语，孟中还道：“如果格格没有什么吩

咐，我回去了。”

独孤飞凤露出一派茫然的神色，这才说道：“你们今晚回来得迟，王府开饭的时间恐怕已经过了。你就在我们这里吃一顿饭吧。我的两个孩子你也还未曾见过呢。”

孟中还道：“不，我在研经院已经吃过饭了，多谢你啦。改天我再来看小格格和小贝子吧。”

孟中还走后，鲁世雄道：“听说他是你的爹爹遣书保荐给王爷的，你和他很熟吧？”

独孤飞凤道：“我们在乡下住的时候，他曾经做过我们的邻居，但不久就搬到他处去了。爹爹在他搬走之后，也不过一年就进了王府。我们只是小时候见过面，谈不土什么熟识。爹爹大约是后来在军旅之中再遇到他的。”她在答丈夫问话之时，不自觉的避开了鲁世雄的目光，显然所说的是不尽不实，心有内愧。鲁世雄何等精细，早已觉察。

鲁世雄神色没有丝毫表露，只是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是这样吗？怪不得你从来没有和我谈这个人。假如是很熟识的人，你一定会和我提起了。”

独孤飞凤怫然不悦，说道：“在王府当差的人不计其数，我怎能一一想起来和你谈说呢？”

鲁世雄连忙陪笑说道：“是呀。我也只不过问问而已。你别多心。”心里却想：“飞凤今天神色有异，他们一定不只是普通相识的关系。但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私情，却又是难於置信。飞凤连小王爷都不看在眼里，怎会看上一个下人，莫非这个人是王爷早就布置下来的一枚棋子，用来监视我的。飞凤知道其中原故，却是不便对我明言？鲁世雄多方疑虑，实是难以判断。想起自己的身份，必须讨好妻子，心里想道：

“不管这个人是在做什么的，即使他和飞凤当真有情，我也只能装作不知。”

这晚独孤飞凤对丈夫倒是份外殷勤，吃过了晚饭，便请他早早安歇。鲁世雄虽说早已打定主意，但想起妻子和这新来的马车夫晤面之际的异样神情，那心中总是不免有着疙瘩，翻来覆去，那睡得着？

月下乍逢心上人

独孤飞凤见他辗转反侧，心中也是思潮澎湃，忽地披衣而起，低声说道：“世雄，你今天研究那内功心法，想必是用神过度了。我替你添一炉香。”

独孤飞凤喜爱名香，睡眠的时候经常是焚上一炉檀香的。檀香有令人心神宁静的功效，是以她见鲁世雄睡不着觉，便想起要替他添一炉香。鲁世雄习以为常，并不觉得奇怪，当下也就含糊的应了一声。心里想道：“我的心事岂是檀香所能平静的？不过，我睡不着也应该作熟睡了。免得给她窥破我的心事。”

一缕香气给鲁世雄吸了进去，只觉得舒畅无比，果然便觉得神智模糊，想要睡了。耳边只听得独孤飞凤好像哄孩子似的说道：“这是上好的安息香，你好好安息吧。一觉睡到大天光，精神就会好了！”

鲁世雄在即将入梦之际，迷迷糊糊中忽地心念一动，深感这香气有异！原来鲁世雄是经过严格的间谍训练的，他曾经研究过七十二种迷香。当然天下的迷香不止七十二种，但他已经可以判断：独孤飞凤正在焚的这种香决不是“安息

香”，而是一种他尚未知道的迷香！

“安息香”和迷香是大不相同的。虽然“安息香”也可以令人入睡，但却没有令人昏迷的功效。尤其对于一个武学高明之士，倘若是在“安息香”的催眠之下入梦的话，听到什么响动，他随时可以醒来。但若是受了迷香，则除非是到了一定期限，或者是得了这种迷香的独门解药，否则决不会醒来。

鲁世雄凭着他对迷香的学识，虽然不知道独孤飞凤焚的是那一种迷香，但已可以确断是迷香了。可惜他发觉得还是迟了一点，心念方动，来不及运功抵御，在独孤飞凤轻声所唱的催眠曲中就沉沉的睡着了。

那新来的马车夫此时正在郡马府后面的树林里徘徊。这是他曾经和独孤飞凤幽会过多次的地方。此际他心里想道：“我也太痴了，此际他们正在鸳鸯交颈，飞凤怎会记得前情？她做梦恐怕也不会想到我在这里寻旧梦的！”

不料心念未已，忽见一条黑影向他奔来，月光下看得分明，可不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心上人儿？

孟中还又惊又喜，失声叫道：“飞凤，当真是你？唉，你，你怎能如此冒险出来？”

独孤飞凤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会在这里等我的。我不出来见你一面，我也不能安心！”

林中幽会

孟中还心中感动，虎目蕴泪，说道：“飞凤，你不顾危险，出来看我，我是感激得很。但给郡马知道，事情可就要闹大了。我不能沾污你的名誉，你，你还是回去吧。”

独孤飞凤低声说道：“我已经用上了‘黑甜香’，他这一觉，不到明日日上三竿的时候，是决不会醒来的了。”

孟中还道：“你这几年过得怎样？郡马对你可好？”

独孤飞凤凄然的望了孟中还一眼，低头说道：“好——也还好。但你知道，在我的心中，是决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你的位置的。我，我是出於无奈，才嫁了他。那时你又在蒙古，没有谁人可以帮我。”

孟中还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那时即使不在蒙古，也帮不上你的忙的。你不能负王爷养育之恩，王爷也决不会让你嫁给一个马夫。过去的事，还是不必再说了吧。”

独孤飞凤道：“中还，你为什么要来给他驾车，这未免太委屈你了。”

孟中还笑道：“这是我自己请求的。我来了三天，正想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见你一面，恰巧麻三爷死掉。”

独孤飞凤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这样做全是为了我的原故。但你可得小心点儿，他，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。”

孟中还道：“你可曾向他透露过我的来历？”

独孤飞凤道：“我怎会？连王爷也不知道你是汉人。”

孟中还道：“我跟了王爷之后，一直都蒙王爷重用，这都是要感谢你的。”

独孤飞凤苦笑道：“我可有点后悔将你荐入王府呢，当初以为可以等待机会，你得了王爷的重用，我就可以求王爷允许咱们的婚事，那知道今天弄成了这样难堪的局面！”

原来孟中还还是独孤飞凤假造父亲的遗言，将他荐入王府的。但独孤飞凤也只知道他是汉人而已，并不知道他另有其他身份。王府中虽然也有汉人执役，但不是金人，就不能得

到信任、重用，故此独孤飞凤要他冒称金人。

孟中还道：“现在我也有点后悔不该回来了。”

独孤飞凤道：“这几年你在蒙古怎样，听说王爷对你的功绩很是满意？”

孟中还道：“没有什么，苦是苦一点，但我是愿意替王爷办事的。”他似乎话有未尽，想说什么，但看了飞凤一眼，心念一转，又不想说了。

醒来惊见旧情人

一阵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孟中还忽地“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好似听到什么声息？”一纵身跳上一棵树上，只见星河耿耿，明月在天，却并没发现人影。孟中还跳了下来，独孤飞凤笑道：“想你你是疑心所至，他已经熟睡，郡马府中并没有第二个轻功高明的人。而且这个时候又怎会有人到这里来？”

孟中还惊疑不定，说道：“今晚也许不会是他。但咱们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会给他发现的。”

独孤飞凤叹口气道：“我明白。我也正想和你说：你知道我的心里是只有你的，可是我现在有了子女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他们。中还，你原谅我，如果我没有子女，我一定会跟你私奔的。”

孟中还道：“飞凤，你回去吧。以后我不会再找你了。”

“你不怪我？”

“我只有感激你，感激你今晚不顾一切出来见我。有此一面，我受的什么苦也值得了。我，我但愿你家美满，夫

妻和好，不再以我为念。”

独孤飞凤眼角挂着晶莹的泪珠，走了两步，忽地又回过头来问道：“你有什么心愿，用得着我的么？”

孟中还道：“我得你的帮忙很多，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此次回来，只为见你一面。别无奢求。”心中则在想道：“飞凤，请原谅我不能把我的心愿告诉你。这件事情你也帮不上忙，你不知道，要比知道的好。”独孤飞凤又再幽幽的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去了。你，你自己珍重。”

这次她是真的走了。树梢风动，云掩月华，似乎是为这对不幸的情人叹息。孟中还喃喃自语：“天快亮了，我又该恢复车夫的身份，在郡马府前，等候她丈夫的大驾啦！”

鲁世雄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忽地感到一股清凉，倏的醒来，只见在他的身边，坐着一个女子，这个女子正在低着头看他。鲁世雄刚刚叫出“飞凤”二字，忽地大吃一惊，失声叫道：“珠玛，是你！”

这个珠玛，正是他旧时的情侣，五年来他也是一直藏在心头，不敢向人透露的。

珠玛笑道：“你想不到我会来找你的吧？”

鲁世雄张目四顾，不由得问道：“飞凤呢”

珠玛笑道：“你一见我，就问妻子，不觉得有点对不住我吗？”珠玛性情爽朗，同样的是旧情人另婚，她却没有独孤飞凤那样悲伤。

限期盗宝

鲁世雄知道她的脾气，苦笑说道：“珠玛，你是应该知道